# 台學統

# 台學統卷五十

黄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 經濟之學六

### 處士葉㞬仲先生兌

明史列傳葉兌字㞬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書元末知天運有歸以布衣獻書太祖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時太祖已定寧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兵勢甚盛遣使至金陵招太祖故兌書於三者籌之爲詳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

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按張士誠小字九四撫温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

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按鎖元作銷誤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税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絶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

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敗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旣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脃城陋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温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兌言

贊曰葉兌於天下大計籌之審矣亦能抗節肥遯其高致非人所易及

赤城新志葉兌字良仲寧海人博通經史尤精天文卜筮之學元季海內大亂仰觀天象歎曰元運可知濟者其江左乎乃間道謁太祖皇帝於戎馬間獻武事一綱三目書言取天下大計上奇其言屏左右命坐語賜飲

食欲留用之兌力辭曰苟策可采用其策使天下蒼生早獲息肩足矣榮其身非所願也上重違其意賜銀帑襲衣遣歸後數歲削平羣雄先後次第悉如其言

知府方愚菴先生克勤

明史循吏傳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末台州盜起吳江同知金剛奴奉行省命募水兵禦之克勤獻策弗納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縣訓導母老辭歸四年徵至京師吏部試第二特授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為姦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

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柰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戸口增數倍一郡饒足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寧者克勤輒周恤之永嘉侯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績賜宴遣還郡尋爲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江浦復以空印事連逮死子孝聞孝

孺孝聞十三喪母蔬食終制孝孺自有傳按二孺字原誤作儒
兩浙名賢錄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誦五經比長徧窮濂洛關閩諸書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行事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文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行省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克勤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賊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徵克勤樂於育才卽起應命負笈來從者數百人克勤

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
薰爲善良未幾以母老去諸生追送之學舍爲空朝廷
聞其賢敕部使者以書幣徵克勤兩詣政府以母老辭
不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名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
錫之冠帶以寵其行比至爲書一通懸之康衢諭士受
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前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
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聘前進士爲弟子師葺廟堂
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
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楹弟子繫籍者二千
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
徼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條民益惰田不增

闞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丁產爲三等每有徵發恆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會郡城圮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役民萬餘治之屬夏大旱民不得田哀號卽工聲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請於上卽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徧禱羣祠淌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大穰民爲之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五年秋鄰境盡蝗克勤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克勤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復行其

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戶增至六萬有奇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覲錫燕儀曹仍還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無何而爲程貢所誣被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千數其子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伏闕上疏而克勤竟死於京師年僅五十有一克勤爲政必先風化務以德勝在官縱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公庭之閒不陳桎械革鞭懸而不用晚年進修益力晝之所爲夜則白之於天榮辱利害坦然視之不以爲

意所著有汗漫稿宋太史景濂志其墓

按此傳本宋景濂志墓之文頗多誤字今据宋學士

集校改

儒林録方愚菴先生名克勤字去矜號愚菴浙江寧海

人洪武二年辟爲學訓導四年部使者薦授濟寧知府

先生至官則大書通衢諭天子所以愛養元元之意民

有不平令得徑詣知府自言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

坐講訊民疾苦撤浮屠修葺孔子廟堂選民俊秀者補

弟子員充滿學宮聘賢士爲師督教之習大射禮先生

日一再視親飭厲所屬二州二十縣檄各長吏一如郡

教令力行之踰年興舉社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

干人時丁干戈之後文教肇興獨濟寧最盛野多蕪田募民耕墾出郊勸督列丁產爲上中下三則以定賦之多寡夏秋之稅往事斛卒持槩高下其手先生令民自槩遇西成民率加約爭輸先生初赴官時戶僅三萬三年戶增六萬有奇州縣之民皆孝弟力田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牛羊雞犬散被郊垧富庶充實先生在官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民有赴愬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祿米月食十斗餘則盡儲諸倉以紓軍食行縣以俸金自隨不受長吏一杯湯身御一布袍數載不易五年考績爲六郡最其爲治務從民便有不便慮觸時禁密疏行省以聞罷之八年春入朝賜宴禮

部遣還職上諭之曰政成當顯用汝歸尋卒子孝孺

#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遜志齋集二十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韋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緱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

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桐
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曾
孫女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
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
神童稍長閲關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
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
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
畫横分竪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
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
易教授開陳其説丗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
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

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
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致辭先君乃先君從
觀南宋故都爲文觴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
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易董彝先生爲慶元
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
之辯質蘊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媿其
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
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
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
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淛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
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

言乃詬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驅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荅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采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

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
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
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
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
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媿程伯子識者
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
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
强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
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
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
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

先君日以師道磨礲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菴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

燕儀曹遵踐舊職灝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棻按以知府笞縣令似近作威且辱之已甚宜其思報也縣令不職黜之可也笞之不可也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强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辯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之恩不

可不盡力到郡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池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旗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閒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朞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

定繇藉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每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姦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露毁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省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靑州民苦不便漕運者自淮安輸

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媿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原作惠誤）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

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
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
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
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
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
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
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
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遺一
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
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
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

念言於朝錮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已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

內修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漏澥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
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
西門之內卑陋污溼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
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畢無
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
其餘力以集事功計慮精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
通江淮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畜洩之
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絙壞
石治甎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糧火屢爲災先君
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閒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
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

滯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辯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媿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

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媿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弟子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闕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

雖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

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牀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薦進二水瓜先君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縑鴈侑書先君郤去與絕交或以爲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眞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

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
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
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
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
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
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槀有汗漫集若干卷藏
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
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
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
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
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

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知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

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宋濂　赤城後集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良仲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于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系出睦州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烱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

丞相夢鼎曾孫女也按當作從曾孫女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祕窮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戸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于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

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旣而水兵果于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于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剿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没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閒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眞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疏言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

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
毋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
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
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郡承使者
風旨雜逮媾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
政奇先生才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第二上特命知
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
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訟不平詣府
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
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
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甃爲泮池旁列兩序闢

射圃于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皆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時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由是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詠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爲病適漕運者自

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媿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卽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懽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弗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鄰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

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愼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𩜹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用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託日月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

法於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競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垧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于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壹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庳陋汙溼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房室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塡河中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舟道難之役牐夫絙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囷庤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餘閒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脇先生曰卽取五千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日值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媿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服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辯方諱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晉縣事程貢營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邇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

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人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下訴而先生歿于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歸十年春三月二十四日窆于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踰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

入深谷兩踵流血遇二一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
人交率眞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
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
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就養而尼于無資出錢五
十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
食久而不衰晚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
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
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年不易日
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卻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
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薦進二水
瓜苫蕫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嫮鴈侑

書力卻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斛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愼晝所爲之事夜則白之于天俯仰無媿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剝爲談辯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歎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

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媿於文公者尙皦然弗誣也孝孺從濂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于是歷序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寔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聞尊養氣弗餒充塞乾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

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止如紡之頹乃平更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狠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芊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眞知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龢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覩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何嗟數奇則然中心何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遺書

汗漫集二十卷　赤城新志汗漫稿竊海方克勤著今亾

先太守文集後序　方孝孺　遜志齋集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孝孺摭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於世辭不勝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於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

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於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抹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

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强能哉葢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儗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遺詩

和陳君從寄邵掌書韻　三台文獻

紫髯鐵面瑤臺僊袖中寶劍光摩天平生冰蘗養素志淇匡黃石相周旋九萬鵬程指諸掌玉佩鏗鏘繡衣朗時時咳吐落珠璣鬼泣神驚閱精爽秋風邂逅瀛洲客

吐出清詩壓元白萬言長策立馬閒不受兒曹少揮掠
雪花凝筆宮嬪呵醉中曾草清平歌玉堂少試經濟手
功成歸隱雲山阿

運使張尹誠先生純誠

赤城新志張純誠字尹誠寧海人洪武初由和州同知
擢江南提刑行部至婺源見黃山之民病于茶稅欲奏
罷之其使淩某執不可純誠曰國家新立正當捐山澤
之利以與民使天下知吾輕財而愛民也奈何浚民自
殖以沮天下向化之心哉辯難數四淩不能奪卒奏免
之未幾陞監察御史與修律令定官制持議勁正中外
肅然一日乞歸省上因令招集鄉郡之舊爲方氏兵者

純誠愀然曰臣事陛下十年無絲毫惠利及鄉里今歸省而首招集鄉里子弟以為兵父老其謂臣何上動容稱歎而止山東初定欲擇一管鹽筴者而難其人上曰前張某奏免黃山茶稅者不可耶遂以為長蘆運使未至官而卒浙江通志名臣兩浙名賢錄同

副都夏廷簡先生迪

浙江通志名臣夏迪字廷簡台州人洪武丁卯舉於鄉試政刑部授溧陽丞薦陞大理左寺副廷中稱平陞文選司郎中拜四川左參政時朝廷遣使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橫天迪因入覲備陳民艱得寬免仁宗即位召拜南京左副都御史詔督常州府稅先是

常困於水災迪至令郡守等劾實徧召鄉之巨室諄切諭之發倉廩賑濟公私賴以給助（本兩浙名賢錄）

台州府志夏迪字廷簡天台人生而魁偉性聰明事親友弟極其孝愛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試戊辰上春官適遇疾入胄監卒所業庚午試政於刑部授溧陽縣丞勤于撫字吏民信服邑遞年丁水澇逋賦數夥其糧里有鬻妻貨子以償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亡家者迪閔之乃勸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明年調福建懷安縣丞蒞政一如溧陽朝廷以虧免欽騎官員馬匹來徵民無所措迪有白馬即爲輸官一不與較于時理問缺所

司知其廉能委以任之推讞詳密剖決平允薦陞大理
左寺副凡遇審決一以至公無不得其平焉壬午文皇
即位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轉本司郎中銓選一遵常
制舉得其人名達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加丙戌拜
河南左參政有妒其能者交訐陰私詔繫獄聽勘明年
春仁皇憐其無辜請命於行在宥其罪從陞平侯分理
庶務尋授兵部司務越四日召至文華殿諭以戶部田
賦不清用爲浙江司郎中稽覈清查奉命不數日清理
明白尋拜四川左參政及辭仍命傳道到任凡繫獄未
決者即時推審獄無淹滯先是所屬土官嘗以進貢道
經本司在官者各餽馬一匹廸至獨不受衆皆服其廉

時朝廷遣使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夭折
廸因入覲奏蒙齎敕寬免軍民歡聲如雷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夏調江西左參政仁皇即位遣使召至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已領詔督常州府稅糧先是本府困于水災廸
至令郡守熊觀等勸賓𠉀召鄉之巨室告以陰隲事發
倉擬廩得米六萬餘斛以充賑濟郡民全活者甚眾未
幾遘疾卒于金臺本分省人物考
兩浙名賢錄夏廸字廷簡台州人洪武丁卯以書經中
鄉試春官弗第入胄監讀書庚午試政於刑部授溧陽
丞邑遞年丁水澇逋賦數夥其糧里有鬻妻貨子願償
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亡家者廸閔而思之乃勸

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
子女以歸人咸德之調福建懷安丞一治以溧陽之政
薦陞大理左寺副廷中稱平文皇即位陞吏部文選司
員外郎轉郎中百司官吏舉得其人名達仁皇試以太
極論褒美有加尋拜河南參政有妒其能者交訐陰私
繫獄聽勘仁皇知其冤請命於行在宥之起授兵部司
務四日召至文華殿面諭清理戶部田糧郎擢爲浙江
司郎中迪以浙人辭復諭之曰爾不作弊何辭爲乃叩
頭奉命不數日清理以聞拜四川左參政時朝廷遣使
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橫夭迪因入覲備
陳民艱蒙特賜寬免軍民歡聲如雷毋憂服闋調江西

左參政仁皇即位召拜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領詔督常州府稅先是常困於水災迪至令郡守勘實徧召鄉之巨室諄切諭之發倉撥廩得米六萬餘斛以充賑濟公私賴以給助丙午二月忽遘疾卒於金臺年六十一迪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妻子有不足之態惟竭力拓基構祠以祀祖宗制度儀物類依文公家禮又割公松谷所遺田五十畝以充祭田凡四時先隴等祭量入爲出箸時思儀略一篇以識之子孫至今世守云

遺文有騶虞頌見三台文獻葢永樂二年九月上不錄

遺詩有幽清寺七律見三台詩錄不錄

司業趙師道先生季通

明史桂彥良傳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亦由教官歷知永豐龍溪與修太祖實錄累進司業出爲趙王府左長史與子莊同心輔導藩府賢僚首稱趙董云按董子莊名琰以字行江西樂安人洪武中以學官遷知茂名縣永樂時由國子司業出爲趙王府右長史

赤城新志趙季通天台人由教官累陞國子司業與董子莊同被選爲趙府長史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恒以二人爲首稱

天台縣志趙季通字師道由教官舉任吉安永豐知縣調漳州龍溪寬厚愛民民甚戴之永樂初與修太祖皇帝實錄書上除國子博士陞司業調北京國子司業簡爲趙王府左長史宣德二年七月卒季通端厚和平操

守堅確有政事才隨事規益委曲盡誠每侍講讀必推理以驗諸事多所開悟王甚禮重成祖仁宗皆深知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季通爲極選云

兩浙名賢錄趙季通天台人力學篤行稱名儒由教官知永豐龍溪寬厚愛民以最召與修高皇帝實錄累遷國子博士進司業與董子莊同被選爲趙府左右長史二人皆端平有操守隨事規益不肯詭隨以希寵遇每侍講讀多所開悟王重之折節降禮稱之必曰先生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以二人爲極選云

布政陳勿齋先生員韜

赤城新志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陳員韜臨海人庚戌

林霞榜進士累官福建右布政使初知江西新城永新二縣有去思碑詳見張編修元禎所爲傳

明史附陳選傳已見前

台州府志陳員韜字從熙號勿齋自幼穎異矻矻類老成人受業於逸菴陳公之門登宣德庚戌進士授江西新城令首黜蠹吏核富室詭匿之籍賦役以平毁淫祠二十餘所奏復廢寺田據於豪右者七千餘畝以給貧民聽訟明決人不敢欺鄰邑有不平者亦閒求直焉流民聞風咸得復故業先是新城充力士者十餘人例止其身後調守晉安王將利爲己役句攝及其子孫員韜奏其事與他郡獲免者六百餘家旣而藩憲交薦宜守

一郡當道以非九載例格不行改知永利邑壯訟劇痛繩其尤無良者三五人姦民猾胥畏威遠遁甫兩月禮部聘典壬戌會試文衡竣事擢監察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風裁凜凜甲子巡按四川黜貪酷奬廉能辯釋諸司死獄四十餘人維州大小姓猺人讎殺爲患員韜諭以禍福皆悅服戊辰沙尤盜起特簡鎮撫其民王師至建寧賊勢張甚主將惟日坐城中飲燕有司乘風征求甚急員韜至正有司罪狀遂自擁數十騎直下延平議戰守人心始安後寧陽侯大舉而下將盡殲之員韜參決其閒全活脅從者二萬七千餘家平反疑獄得不死者五十餘人陞廣東左參政未幾轉福建右布政使

豪僧恃宦者勢佔民田官不敢問下車即斷以法不少貸壬申會勦漳寇遘疾不起得年僅五十有四靈輀所過士民莫不洒泣居官餘二十年囊無嬴資人皆稱其廉介

福建右布政使陳公傳　南昌張元禎撰　赤城後集

公諱員韜字從熙宋國子司業公輔之後始居婺之東陽再遷而爲臨海人公自幼穎異器局嶷嶷類老成人書再過讀文執筆就學于檢討陳先生璲爲門弟子最永樂癸卯以詩經魁鄉薦年甫冠不欲仕仍進修于家益用心聖賢踐履之學學者翕然從之宣德庚戌會試登進士第乙卯拜江西新城知縣抵任首黜虐吏易以

謹原核富者詭匿之籍賦役以平淫祠二十餘所悉毀之廢寺田據于豪僧者七千餘畝悉奏以給貧民聽訟明決人不敢欺鄰邑有不平者亦間求直焉流移民聞風復故業者累累滿三載藩臬交舉宜守一郡吏部以非九載例格不行正統辛酉奏改公知永新永新邑壯訟劇公痛繩其一二尤無良者姦民猾胥由是皆畏威遠竄于湖湘淮泗間邑遂告治垂兩月禮部聘考壬戌會試出院用知者薦留爲監察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風裁凜凜擅一時甲子出按四川黜貪酷陟廉能不憚大吏而謙小官釋諸司死獄四十餘人維州大小姓夷僰殺爲患召至庭諭以禍福皆悅服去竟不煩一兵

丁外艱復任朝廷有重刑疑獄下大臣議者公必與焉
戊辰沙尤盜起朝廷出師討之特簡公鎭撫其民師至
建寧賊勢張甚主將無意下延平惟日坐城中燕飲有
司乘風征求甚急公適至旣正有司罪遂自擁數十騎
直下延平議戰守備人心始安事聞更命寧陽侯大舉
而下兵威所加將盡殲之公參決其閒全活脅從者二
萬七千餘家又平反疑獄得不死者五十餘人在閩二
載吏勸民安景泰辛未陞廣東左參政未兩月舊官代
還會福建缺右布政使吏部以閩人慕公遂薦爲之命
下閩中舉欣欣加再得父母民良善者若有所恃吏酷
墨者皆望風引去矣有官者門僧恃勢佔民田官不敢

何公下車即奪還民不顧壬申漳州海寇竊發公同師
憲二司往擊之遂遘疾卒年五十四公爲治一本于仁
而濟之以嚴所至民愛之去輒思慕不忘其留爲御史
也新城永新二邑皆以不得終惠爲歎按閩代還父老
咸遮道泣送比没靈輀所過莫不灑泣如喪親戚雅尚
清白居官餘二十年囊無贏資學兼通數經尤邃于詩
有詩義及詩文數十卷存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周文盛
參政陳瑊知府王穩王忠錢茂律皆其弟子子三人英
都督府經歷選會試第一人拜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
剛正廉介持大體有父風天下有大事可屬箴如皋縣
丞

論曰世稱古今人不相及豈公論哉吏如陳公謂下古
人不也爲政寬猛猶權於物然輕重以物權何心焉吾
每聞諸吉人陳侯之治所謂赤日嚴霜者比詢之吁人
至今莫不交舉手曰詎復得吾陳侯閭瘡痍甫起吾又
嘗南游焉蓋德公勇赴延平挫賊長驅而北之銳全生
靈命殆數十邑又匪直活區區之脅從者數萬人而已
當是時道及者猶莫不悽惻或至流涕如公初喪然公
何以得此于民哉仁結人心人自不能忘耳然仁主寬
迹君爲政不專於寬而遇事浩然奮發萬夫莫當孔子
曰剛毅近仁又曰仁者必有勇其非公之謂與威之固
所以恩之恩威兼濟寬嚴適宜公誠今之良吏也已

遺詩三台文獻

抱琴圖

俗耳無知音古調不下指攜此三尺桐松林任行止彈者不在聲聽者那在耳灑然心兩忘高山與流水

夜宿清源懷彭廣文

夜月流清輝華堂啟虛敞美人隔天涯何由契心賞振衣起徘徊所思成悵怏江空紛鴈翔天靜疎星耿援琴寫虛音悠悠寄遐想

送國子鮑先生

陽關一曲曉風前離思隨君共渺然流水落花殘雨後淡煙芳草夕陽邊官河潮信遙通海僧寺鐘聲遠到船

回首橋門何處是六堂高聳接雲天

過十二峰

荆南路盡入夷陵驄馬西從蜀道行巫峽秋高霜氣肅

啼猿不作斷腸聲

知府許南湖先生敬軒

明史循吏李驥傳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

爲郡守奉敕以行驥授河南知府汀州則禮部員外郎

許敬軒許敬軒天台人起家國子生守汀時糾參政陳

羽貪暴宣宗爲逮治羽卒官士民爭賻之

浙江通志循吏許敬軒號南湖永樂甲午鄉貢游國學

以才推禮部司務陞儀制司員外宣德庚戌詔舉近臣

優於民牧者敬軒得聞之汀州至則興學校勸農桑開常平以濟貧乏均徭役以鋤强豪以賢良方正薦程原慶朱振等於朝以貪殘虐民劾祝永昇等五人逮治問罪郡內翕然大治本天台縣志

台學統卷五十